

梅永禄作品

艺苑掇英

凡生修得到梅花

鄢福初

鄢惕予先生，湖南新化人，蜚居僻乡写了一辈子的字，70余年笔耕不辍。其楷书精严险劲，秀逸典雅，自成一格，世称“鄢体”。

先生书法取法唐人欧阳询，欧书严谨峭劲，不取姿媚之态，笔力险劲，森森然若武库矛戟，历来被推为楷书极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人习楷面对毫发死生的欧书，一方面如对圣贤，敬若神明；另一方面又不免常有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挫折感，盖效浪子游冶易，学圣人端居之难也。我常常想，欧体那种近乎决绝的精严险劲，有苦心极力之象，稍缺宽裕温和之气，实与他一生的悲苦与隐忍有莫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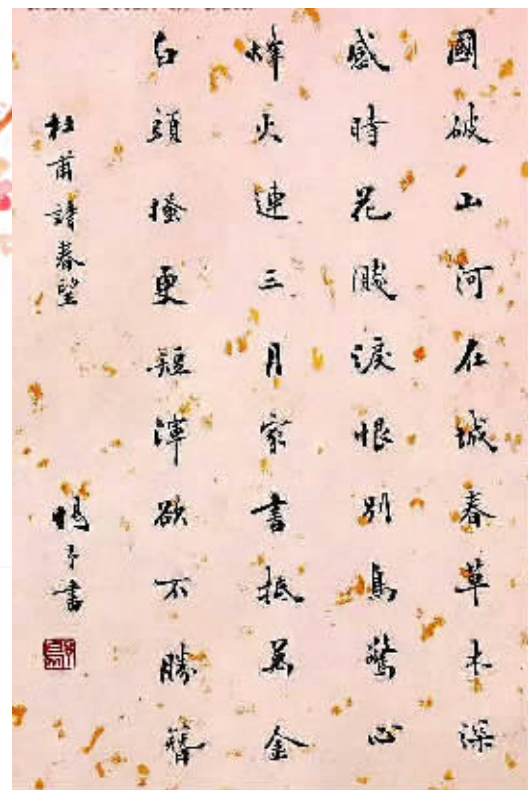
清末湖湘名家黄自元承接了欧字用笔和风格，他的楷书尽管过于整肃而失灵动，多法度而少情趣，仍然风骨凛凛，孤峻之气咄咄逼人，他的《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更是影响后世学欧最为深远的作品，然黄书毕竟工于规整，失之险劲，只能当习书者之初学范本，于艺术一门远矣！

今惕予公同法欧书，以江南山水之灵秀气质，于法度中略施个性，力求体势外拓，结字紧密，强化舒展与

挺拔之势，且参以行书流动笔意，使线条富有圆润与立体质感，运用笔之弹力于随意处见意趣，张力四射，秀色可餐！尤其小字行书中官紧密，四周放纵，法度精严而又飘逸灵动，喜用浓墨积墨，孤峰崛起，鹰隼摩空，给人以山石嶙峋、丘陵新绿、苦尽甘来的愉悦，开拓了楷书新的境界。

湖湘梅山腹地，重山叠岭，滩河峻激，顽石赭土，地质刚坚，民性倔强。钱基博称：“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三位湖湘书家精神前后相贯，可为佐证。

“落花无言 人淡如兰”。鄢惕予先生长期僻居湘中，以黄江一怪自署，终老梅山乡野，茹苦含辛，守己以贞，以书自娱，从容涵泳，遁世无闷。故乡梅山从来不乏特立卓异之士，各自的性情、志趣、际遇或千差万别，刻苦、坚忍、弘毅的精神意趣则今古同辙。先生对书法纯粹的热爱，一辈子的苦修，毕竟幻化出一段老树春荣也著花的魅影，足可慰也。先生的品格足为学人楷模，又



鄢惕予书法作品

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先生身历世屯，吾辈生当盛世，问学途殊，其要则乃弘毅耳，路漫漫其修远，邈企高风，前人尝有浩叹：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先生已逝，时移世易，但留墨迹遍三湘。观先生之书，如遇秋林野烟，有萧疏淡雅，雾气升腾之感。细细品味，有如老僧论道，忘之寤室。品玩先生之书，想念先生之人，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艺路跋涉

贺迎辉

旦夕砥砺，临池不辍

吾友青年书家胡文杰，湘潭人。自小旦夕砥砺，临池不辍，灵山秀水，文风艺雨，沾溉久远。

文杰于艺道心摹手追，矢志不移。其天性尚幽默，好清茗清谈，每与论艺，见识时相暗合，亦多清雅之论。近日，文杰以近作法书一卷见示，言不日付梓，以问道于同侪，嘱为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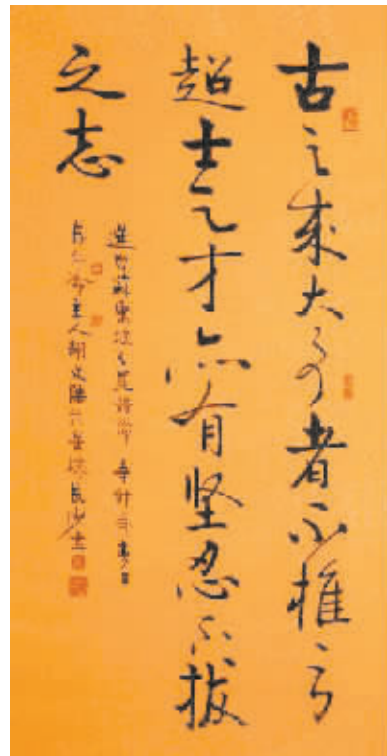
文杰擅书，圈中人所共识，寻踪书道正宗，手录心追，数十载孜孜以求，是所谓好之而后乐之，乐之而后痴之者。他数十载功用不废，入唐入晋，远溯秦汉，五体兼及，碑帖并重，无不以古为师，宗经奉典。其楷书法度谨严而宽严有致，尤以小楷为精到，结构妥帖而骨力丰盈；草书则宗索靖、皇象之润而兼陆机之拙。此皆书道之正途也。文杰雅好诸艺，时有所悟，喜读诗，能诗联，此皆书法自我面目养成之径。

前人论书，以为需“得技进道”，诚嘉言也。苟本末倒置，无有本末，木必枯亡。同理，于中国传统书画，技为本，道为末，本末不明，则道艺如南辕北辙。技乃外，日所能及，道居内，内实于心，未可备述焉。旧时庠序悬联，有云：“志于道始于德依于仁，然后游于艺”，足可明道为德仁艺之根本。我经常与文杰论及以上，心口相契，故深知其追慕经典，崇尚前贤。其于书道之深刻理解，于文化修行之自觉坚守，常令我心生敬佩。

前人云：“夫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惟其笔妙则可垂后，与文俱传。”有谓书画乃文人之余事，欲工书，先通文。文杰勤研格律，能诗联，集中所录多首（副）自撰之作，如七言联“风吟佛号当梵唱，雨洗禅心悟性空”“不以功名登富贵，且从翰墨入奢华”，皆清新一可。其七绝有云“清夜无尘月似秋，放舟湘岸入江流。风帆载我归何地，海阔天空四处游。”“春风磨砚自思量，雾散云开赋草堂。曲宴挥毫何必酒，青山不改热心肠。”以手写心，能抒胸臆。

文杰极能入静。抄经，动辄数十万言，文杰屡为之；更深夜静，伏案苦读，深信“三分写字七分读书”之至理。黄山谷曰“心意闲澹乃入微耳。惟用心不杂，乃入神要路。”为人当如此，为学亦当如此，学书何尝不如此？富天才，明法则，深功力，欲求书工，此其道也（丁文隽《书法精论》语）。文杰外重其技，法则既明，功力日进，倘能不懈诸胸次，则功成可计期。以项穆书法三要“清整、温润、闲雅”观之，文杰之书，清整已得，温润渐次充盈，而闲雅尚待稍补。以文杰之明，或早已悟得。

化学学者、著名旧体诗人马飞骧有诗曰：文雄入朴逸，杰立造精微。借以评文杰之书艺，也许合适吧。



胡文杰书法作品

荆河戏的渴望

艺墨春秋

王明义

“听说上面有精神，为研究解决地方荆河戏配套班底保护，确保地方荆河戏艺术薪火相传，实行一县一团重点扶持。”“临澧民营国风荆河剧团荆河戏传承人翟丕珍心里乐开了花，好几夜高兴得睡不着觉。

翟丕珍是国风剧团的台柱子，科班出身，专攻小生行。师从郑士贞、张运浩、鄢安奎等荆河戏名家。她谦恭好学，戏路宽，念白清晰，唱腔圆润，动作优美。擅长文武小生、反串武旦、老旦，善于以唱功、做工刻画剧中人物形象，享有“荆河戏小生泰斗”的誉称，受到沅澧一带观众的喜爱和热捧。

临澧之有荆河戏，得益于蒋家。据传，咸丰（1851—1861）末年，临澧县城的蒋家从湖北沙市娶来一房媳，娘家是有钱人，陪嫁了一个“长”字派科班。戏班在蒋家演出几场以后，艺人们纷纷回老家了，只剩下一个张长贵，蒋家遂聘张长贵为师，张榜收徒，出资创办了“福”字科班，是临澧县荆河戏班的首创。福字班出科后，定名为“同福班”。临澧荆河剧团是由同福班、安福班合并组建，更名为临澧县国风剧团。新中国成立后，荆河剧演出经历了“高峰”“低谷”“复苏”的发展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政协副主席、县文联副主席肖耀庭，县文化馆馆长颜家庆先后改编和创作《杨门虎将》《孟良一家》《狸猫换太子》《程咬金招亲》和《双合印》《杨八姐闹幽州》《玉麒麟》《状元媒》《宋士杰告状》，在常德地区巡回演出，场场爆满，轰动湘鄂两江（荆江、澧江），享誉三湘四水。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电视、歌舞等多种文艺事业的发展，冲击了“一枝独秀”的荆河剧，演艺走向“低谷”，县荆河剧团基本停演，大部分演员改行自谋职业。时任县政协秘书长、县统战部副部长莫家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

写了《振兴常德地区传统戏之我见》《为振兴荆河戏说几句话——破戏剧消亡论》《关于认真解决“三个青黄不接”，振兴荆河剧的建议》等文，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临澧在县委宣传部、县政协组织举办中青年演员技艺比武，农村业余荆河戏调演挑选尖子演员，优秀传统剧目赴省、市参加比赛，荆河剧团下乡轮回演出等，并在剧院演出传统戏《林冲夜奔》，名演员张阳春饰林冲，屈天塘饰高俅，王明友饰高衙内，公演3天，精彩的表演，受到观众热捧，为复苏临澧传统荆河戏夯实了良好基础。县委、县政府将拯救荆河戏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的恢复和振兴提上了工作日程，成立了振兴荆河戏领导小组，组建了民营国风荆河戏责任有限公司，聘请肖耀庭为戏剧音乐作家和导演，重新挖掘改编优秀传统戏，为剧团装备了新的服装道具和一辆巡回演出专车，常年组织剧团下乡巡回演出，让农民看好戏。至此，临澧荆河剧走上“复苏之路”。

为振兴荆河戏，原临澧荆河剧团的部分老艺人李德苗、邵家安放弃城镇休闲，为传承荆河戏随剧团东奔西走，既当导演又粉墨登场，主角、龙套一起上，受到观众的赞扬。随着“政府买单，群众看戏”政策的出台，荆河戏更加深入人心。

剧团团长易腾一：“目前剧团长期坐庄的就是我和妻子翟丕珍了，每逢演出都是临时招兵买马。好在有那些挚爱荆河戏的老艺人召之即来，又有喜爱荆河戏的群众捧场，倒也过得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虽有生存的土地，存活下去仍需要政策的扶持、社会各界的支持。”

“由于人少，收入低，加上大部分老艺人年近古稀，剧团缺人成了大问题。希望政府能早日组建科班，培养后备人才，解决演员青黄不接的问题，让荆河戏得到更好的传承。”翟丕珍说。



《音乐家》剧照

念着洗星海，以泪洗面……

观众能从洗星海和达娜什的两个孩子眼中，读出家与国的爱恨情愁。洗星海教达娜什的女儿唱中文童谣，而女孩教洗星海讲哈萨克语，他们相处得就像是一家人。这些美好的时光，都和音乐有关。虽然哈萨克斯坦的生活艰苦，但洗星海不舍昼夜地创作，并融入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元素，创作了许多名曲。其中，《阿曼盖尔达》是为了纪念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阿曼盖尔达的乐章，传达出战争场面的紧张和民族音乐的韵味。洗星海作为音乐家，以音乐作为自己的武器，用自己爱中国的心，也爱着哈萨克斯坦人民。不管在哪里，他的音乐和爱都会生根发芽，鼓舞着那里的人民。因为音乐的语言是相通的。

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时代的苦难与悲壮，汇集在这部电影中，让人沉痛缅怀那段历史。洗星海在异国他乡遭受苦难时，仍心系祖国。在民族危存之际，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人民的掌声，是对音乐的褒奖：“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

卫全中国……”每当听到洗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原本平静的内心都会血脉贲张，这就是音乐的力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人民掀起抵御日本侵略者的热潮，这首历史绝唱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赞歌。电影通过这些音乐，将思想和感情隐藏在每一次乐队演奏中，并通过回忆的蒙太奇和背景音乐，引起观众情感的共鸣。

《音乐家》以倒叙的结构，从结尾又回到片头。洗星海的伟大在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演奏，在音乐的陪伴下谢幕。洗星海的女儿和达娜什的女儿，隔着蒙尘的事物，由近处着眼，从远处回归，镜头始终没有离开哈萨克斯坦的雪山。因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帮助了洗星海，也帮助了洗星海的两个“女儿”，找回过去失去的爱。

片末两个“女儿”如今都成为了满头银发的老人，她们泪眼相向。她们在翻阅那些黑白老照片时，领悟了洗爸爸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一件事——那就是音乐。音乐成就了洗星海的人生，也传达了对她们的爱。

九秩同窗 梅永禄

翰墨飘香

姚子琦

我在湖南省老年大学学习书画已有10个年头，在此结识了许多的同窗。其中最令我敬佩和难忘的是年逾90岁的梅永禄先生。

每周四上午省老年大学的书法沙龙课，近70个座位最后排总是坐着一个个身材瘦削、精神矍铄、情态专注的白发老人。他就是梅永禄。他听课专注，认真聆听老师的讲述，时而记笔记，时而挥毫习字，时而锁眉思考，课间休息时则和老师们开展书法学术讨论……这样上课，梅先生已经坚持了30多年。他不仅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听书法课，间或还听花鸟、山水画课。

梅永禄先生坚持长期学书法的动力，是源自毛泽东主席的嘱托。1963年春，梅永禄是时任省委书记张平化的秘书，一次向毛主席汇报的会议上，毛主席看到梅永禄用毛笔小楷写就的调查报告，用寄予厚望的眼神看着这位年轻秘书说：“毛笔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国人一定要把毛笔字写好！”从此，梅永禄牢记毛主席的嘱托，每天抽空练习毛笔字，出差都带着纸笔墨砚，见缝插针练字，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老上级王任重，得知他练字如此刻苦，还送给他一本柳公权《玄秘塔碑》，他反复临摹背帖，走到哪学到哪，以至于对柳楷娴熟于心，几可乱真。王任重担任副总理后，还曾帮他联系赴京办书展事宜。

梅永禄先生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拜师学艺，课后还经常登门求教李立、王友智、曾玉衡等书画篆刻大师，并参加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班学习。他在一次请教曾玉衡老师的对话中悟出，练字必须十分刻苦勤奋才能进步，于是每天都要习练1000字以上，休息日常常从早上六点钟练到晚上10点，练了数十年，墨汁用了百斤以上。王友智评价他楷书写得好，是下了苦功的。

在练好楷书的基础上，他又向篆、隶、行、草多种书体发起冲击。特别是习练草书，他深刻领会毛泽东的草书辩证法学说，反复过细研究草字的相貌、筋骨、神韵，揣摩结构的大小、疏密，点画的长短、粗细、黑白、浓淡、显隐的关系，将哲学思维应用于草书书法之中。尤其注意研习古草精选本《千字文》、王羲之《十七帖》、于右任《标准草书》，苦练十余年，终有所成。节选的《梅永禄书画篆刻作品集》有12页自选草书作品，既承袭古今百家之精华，又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他还注重习练国画，梅兰竹菊悬挂厅堂，五彩斐然；鹰虾虫鱼，翔空跃池，活灵活现；群峰堡壘，百舸争流，莺飞荷香……梅先生的国画题材广泛，画风朴雅，颇具唐风宋韵。篆刻国画大家李立在梅永禄的竹石图上题字赞曰：“永禄老友之竹作用墨合度，结构严谨，可见功夫不负有心人。”李立对梅先生的印章也视作高徒佳品，倍加赞赏。

作为同窗和曾经的同行（梅永禄曾担任过湖南日报社总编辑），他邀我去他画室参观。只见室内墙上全是他近期书画新作。“90后”老翁依然壮心不已，夜以继日创作书画，毛泽东那句“要写好毛笔字”的嘱托，始终在他耳畔回荡。这是一种弘扬传统文化的爱好，更是一种情愫、一种担当。

影视风云

《音乐家》：一个刚毅而多情的灵魂

王珉

6月22日，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式举行。电影《音乐家》收获传媒关注单元组委会特别荣誉，最受传媒关注新人女演员荣誉也归属电影《音乐家》中小卡丽娅的扮演者迪纳茨·努尔赛伊提。由胡军和袁泉等中哈两国演员联袂出演的《音乐家》，改编自著名作曲家洗星海的真实经历。讲述了他在卫国战争时流离海外，被哈国音乐家救助以及他作曲成就的故事。

作为中哈两国“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文交流的重点项目，电影《音乐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40年，洗星海受国家重托，化名“黄训”远赴莫斯科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洗星海因战乱辗转来到哈萨克斯坦，胶片也不幸丢失，幸好碰上古道热肠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当时气温严寒，洗星海衣衫单薄，拜卡达莫夫不仅将他带回自己的家，还把他留在自己的乐队当小提琴手。洗星海被拜卡达莫夫送到其姐姐达娜什的家中照顾，达娜什的丈夫上前线参战，自己独自拉扯年幼的女儿。兵荒马乱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洗星海的真诚和逐渐展露的音乐才华，让达娜什一家人慢慢走近。影片中，洗星海时常躺在床上发呆，端详着照片，思念自己远在中国的妻女。达娜什的女儿唱起中文童谣，彼时镜头切换到洗星海的妻女，他们也在思